

坚定的脚步

报告文学集



坚 定 的 脚 步

报 告 文 学 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十一篇报告文学，反映了北京市郊区农村一些大队和生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先进事迹。作品从不同的侧面，生动、具体地报告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奋勇前进的战斗生活；表现了京郊人民以大寨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农村面貌的革命精神，描绘了京郊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作品着力刻画了先进人物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思想风貌。

坚 定 的 脚 步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1973年8月第3版 1973年8月第1次印刷

16开：100页，48 定价：0.85元

30

目 录

老场长.....	(1)
两笔帐.....	(15)
吴春山的新故事.....	(31)
牛栏山下.....	(46)
带头人.....	(64)
大自然的主人.....	(85)
照山洼.....	(108)
壮志凌云.....	(129)
龙门口新歌.....	(146)
展翅高飞.....	(164)
坚定的脚步.....	(182)
后 记.....	(203)

老 场 长

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毛主席给《养猪模范的来广营合作社》一文写过这样的按语：“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我们怀着向往的心情，访问了今日朝阳区来广营公社猪场。

正值大秋时节，金色的田野，高耸的白杨，掩映着这座猪场。一条笔直的土路贯穿南北，两边猪圈成排，树木成行，显得整齐又宽敞。这个当年只有十一间猪圈、三十二头猪的小场，现在已经发展到有猪圈二百多间，存栏猪六、七百头，每年给各生产队提供了大量的种猪和仔猪，为实现全公社“一人一猪”的指标做出了贡献。

猪场场长、共产党员陈玉同志，十八年如一日，操劳在养猪场上，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人们亲切地称呼他“老场长”。

和老场长并肩战斗过的人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他的事迹。他们说的关于老场长那些平凡而动人的事，深深地激励着我们。

你要问老场长的事，就跟我打听。我是个老饲养员，和老场长肩并肩，膀靠膀，不长不短在猪场干了十四年。多少坷坷坎坎哪！我们的老场长好比竹板弓，一个劲，认准道，走到底！

咱来广营成立小社那年，十八户贫下中农坐在炕头合计，要办个猪场。那规模跟现在相比，真是马尾儿拴豆腐——提不起来啦。可在当时，倒是一件轰动四乡八邻的新鲜事儿！当年完秋，猪场人马齐备，一共才三个人。没过两月，母猪要下崽儿。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早就眼睁睁守在猪圈里。没想碰上不会养猪的，母猪都跟你捣乱。好不容易掏出一只小猪，吓我一跳，那小猪长着五条腿儿。又掏出一只，我傻了眼，这是什么怪物呀？脑袋上长着四个耳朵！还有的母猪生了一窝小瞎子，我一下泄了气……

不久，社里把老陈调到猪场来了。他二话没说，一头扎在猪圈里守着。

那天我吃完早饭，到猪场去上工。一路上听见不少风言风语。有的人说：“猪场照这样赔下去，年底社员喝西北风去吧！”有的坏人嚷着：“听说陈玉上猪场了，穷棒子养猪成不了气候，谁去也白搭！”

我是个麻雷子性情，一挨就炸，气呼呼地跑到猪场，隔着圈墙就扯开嗓门：“养猪这差事贵贱不下了！”我一路喊一路跨进圈门，猛地愣住了。你猜怎么着？老陈生根似的

蹲在地上，手里捧个小猪，额头上那根青筋绷得紧紧的，一颤一颤……

老陈捧的是一头刚断奶的病猪。望着他那双大手，我心里颤悠了一下。他从小进城学徒，现在手上还落着资本家用钢锉扎过的伤疤，后来，又给地主扛活，人累得象把干柴，手上的茧子倒一层比一层厚。大伙都说他口闷，少言短语的，可他对待集体事情的浑身热力，就是扑在冰块上也能把它化掉……

我顶到嗓子眼儿的话又咽进肚里。我说：“村里有人说三道四，你可真沉得住气，还蹲这儿琢磨什么？”

他说：“我也听说了。我琢磨，猪是社的财产，社把猪交给我们，咱要对得起社，对得起贫下中农。”

我说：“这口气咱咽不下。”

他说：“要想争这口气，顶好是把事实摆在面前。咱把猪养好，宣传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老场长就有这么一股子劲。他扛起铺盖卷，搬进小土屋，一条麻袋缠在腰，一根扁担不离肩。俗话说：养猪无巧，圈干食饱，功夫到家，眼瞅上膘。老场长还琢磨改进配种技术，后生的小猪都保住了。这往后，猪就多啦！猪圈扩充到一百多间，猪只发展到二百四十五头。其中一头滚瓜溜圆的大白猪，足足长到八百多斤，壮得跟头小牛似的。那天区里来人参观，我特意买顶新帽戴上。猪场热闹得象赶集，老场长把大白猪轰到院里，我骑上去颠儿颠儿的转了两圈，别提够多神气！老场长站一边儿只顾抿着嘴乐。

我看见人群里有个挎照相机的，就扯开嗓门朝他喊：“记者同志，给照张相吧。让大伙瞅瞅，这就是合作社养的猪。”

人民公社成立后，我跟老场长说：“这几年咱们好比吃甘蔗，上楼梯：步步高，节节甜呀！”老场长乐得眼角挂满了笑纹。隔一会儿，他定住眼神说：“别以为往后猪场就消停了。社会上一阵风，猪场一层浪呵！”这话不假。不久猪场调来了一个采购员，谁也弄不清他的底细。这人中溜个，圆乎脸，成天趿拉两只鞋，走道摇头晃脑，讲话油嘴滑舌。那时猪场驻着个管畜牧的副主任，不几天就让他粘住了。天黑副主任一进门，采购员就辛苦“肝苦”地叫个不停，临完亲自掌勺炒菜，再捧上一碗白酒。那小子左右撺掇，猪场还办起个酒坊。那副主任本是半盅白酒落肚走道都要打晃的主儿，硬叫采购员灌出馋瘾了！

那天，我正和老场长喂猪，采购员突然钻进了饲养棚。他一把拉住老场长说：“歇会儿吧！你是老模范罗！不干别人也不会说什么。走，咱们到南屋喝两盅！”

老场长一甩手，头也不回，说：“咱是喂猪的，没工夫！”

采购员碰一鼻子灰，蔫不溜地走了。过一会儿，那副主任端来一碗肉，满脸堆笑地说：“这是特意给你留的。”

老场长气极了：“喂狗去吧！”一扬手，一碗肉泼出墙外。

我看了，那叫解气！

后来，老场长守在猪圈的时间更长了。他见天不得歇

呵！唉，他硬是累出了一场大病！我们揪着心、捏把汗，把他送进了医院……

他昏昏沉沉的，还牵肠挂肚地惦着猪场，嘴里一个劲儿地喊：“罗罗罗，快回来！”几天后，我去看他。老场长一眼瞅见我，哧地坐起来，说：“猪怎么样？猪场怎么样？这几天肩膀离开扁担，躺着不踏实啊！”

那个采购员软来不行硬来，又干出一件缺德事。他们把老场长的铺盖和零七八碎的东西，卷巴卷巴，一古脑儿送回家去。好狠心哪！想把老场长挤走，这是趁人病重落井下石呀！我听说这信儿，一股怒火直顶脑门，抄起一根木杠，一个旋风腿窜出屋外！

就在这当口，老场长回来了！大伙呼啦围上去。他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一眼瞅见我提着木杠，问：“这是干吗去？”

我说：“搯杂种去！”

老场长说：“收起这玩意儿，眼下用不着它。这是一场不动刀枪棍棒的斗争，比明旗亮鼓的可复杂得多！”

我说：“那就眼瞅他们胡闹不成？”

老场长说：“刚才我瞅那伙人吃得满面油光，圈里的猪饿得跟螳螂似的，心里又生气又难受呵！可是，别眼瞅下那伙人挺欢，他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走，咱们合计合计！”

第二天清早，大伙照常喂猪去了。可每人心里都绷上一根弦儿，分头把猪场的一草一木看得紧紧的。有些财权

攥在那伙人手里，老场长也自有办法。天黑回到屋里，他把大伙儿聚一块儿，问今天卖掉几头小猪，产多少仔猪？问各排出多少饲料，有几桩对外业务？问个一明二白。然后戴起老花镜，钉是钉，铆是铆，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老场长是个有心人，他记的是一本阶级斗争明细帐呵！

大秋庄稼一登场，“四清”运动开始了。采购员跟那位副主任急得抓耳挠腮，成天嘀嘀咕咕。叫他俩交待问题，一个说：“记不清。”一个说：“想不起。”老场长不慌不忙走到台上，掏出怀里的本本说：“你们不记着，咱们记着哩。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逃不出咱贫下中农手里的照妖镜！”那俩吓得大眼瞪小眼，沸儿沸儿直喘气。

后来一调查，采购员原是三河县的逃亡地主；那个副主任是参加过土改的干部，可惜毁在他的手里。同志，人都说万事开头难，依我看，事在坚持难。咱老场长困难压不垮，香风刮不倒，十八年扁担不离肩，十八年认准革命路，这才不易呵！

说起老场长的事儿，老支书知道不少。他在猪场当过七年党支部书记，跟老场长配合得挺好。后来调走了，你们找过他吗？

二

我在猪场当过七年党支部书记。这当中，老场长为工作的事到我家去过一趟，我也只去他家一趟。是交往不深吗？不！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我调离猪场。临走时，老场

长送我上路，一个鼻子酸了，一个眼圈红了，我伸出手抹抹，他扯起袖擦擦……为什么？我明白：这样难舍难离，是因为对共同的革命事业有了扑身舍命的感情！

我初到猪场时，正赶上交节变天。我们猪场的四周是一抹平原，西北风卷起落叶，可着量往猪场里灌。披着棉袄浑身还凉飕飕的。那天晚上我跟老场长商量工作直到深夜。他说：“你初来乍到奔波一天，累啦，早点歇吧！”

我说：“你喂猪忙活一天，也该歇了。都快六十的人了，别熬坏身子骨！”

说完我俩就睡下了。

半夜里“咣当”一声把我惊醒，屋门被大风刮开了。我起来关门，一股又冷又硬的风扑过来，顶得我后退一步。回头看去，老场长的床铺空荡荡的，不见人影……

我走到院里，圈里的猪都趴在旮旯里打呼噜，睡得怪香的。忽听前面那排猪圈有动静。我过去一看，呆了。

星光下，老场长顶风走着。他往这个圈里扔把青菜，给那个圈里铺把干草。猪也真通灵性，听到老场长的脚步，不等走到跟前，都哼哼着爬起来拱圈门。有头大白猪干脆抬起前腿，搭在猪圈墙头，忽闪耳朵吧嗒嘴，向老场长打招呼呢！老场长塞把菜叶，拍拍它脑袋，亲热地说：“吃吧，吃完遛个弯儿，拉拉撒撒，省得尿炕着凉，回头再睡个舒坦觉！”

是这样！我心里一阵热烘烘的……

老场长看见我，说：“你怎么来了？”

我说：“看你不在，出来找找。你每天晚上都出来转吗？”

老场长说：“这猪贪睡，人就得睡得轻点儿；猪不知冷热，人得勤替它想着。俗话说：叫窝不尿窝。每逢下雨下雪，夜里还得多叫它几遍呢！”

我想，党把我派到猪场来，我有责任关心老场长。第二天，我召集场里的人开会，把情况一摆，饲养员们说：“老场长里里外外都要费心经手，白天还顶班喂猪，夜里叫窝的事不能指望他一人，咱们轮流值班！”

事情就这样定了。

这天后半夜，我一睁眼，老场长又不见了。唉，他就是这么个人！春播夏锄时，你起得再早，他已经在地里干活了。饲料组的人打中歇那工夫，他又挑起扁担喂猪去了。饲养员歇晌时，他去帮助翻场晒麦。晚上开完会，别人睡下了，他还要戴上老花镜学习……多想减轻他的负担呵，可是办不到！你爱护他，心疼他，但是心疼不过来！

说起老场长爱场爱猪，还有这样一件事。

一年麦秋后晌，饲养员回家吃饭了，就剩老场长一个人。这时东南升起一堆黑压压的铁砧云，转眼间天阴沉沉的。风头一过，大雨哗哗地下起来，猪场里沟满壕平。肥猪飘飘游游，把猪圈当成游泳池；那些小猪四只蹄子乱扑腾，光露脑袋在水面吱吱的叫唤。老场长深一脚浅一脚的趟到猪圈，正忙着喂猪，忽然家里人赶来了，着急地说：“家里的墙泡塌了，后房檐溜到一边儿，快回去看看吧！”

大雨里，老场长说：“家里有人在，自己不能想办法？猪要离开人，可就不行了。回去跟街坊说一声，找个地方搬出去吧！”

家里人走后，老场长又是抱小猪，又是堵口子，忙活半天水米没粘牙，累得抬腿直打晃。回到小屋看看，顶棚也漏得滴滴嗒嗒，只剩八仙桌底下一块干地方，就蹲在那儿喘口气。天擦黑了，又提起马灯走出屋外……

雨过天亮，饲养员赶回来，给老场长捎信说：“大伙帮你把家安顿好了，可惜屋里东西糟蹋不少，回去拾掇拾掇吧！”

老场长笑着说：“安顿好就行啦，大伙受累了！东西已经糟蹋，可惜管什么用？场里摆着一大摊事，先顾这里吧！”

说完提上瓦刀，领着大伙拾掇猪圈去了。

过不多日子，有件稀罕事让我赶上——老场长回家了。

老场长好容易回家一趟，临走还丢三拉四的。他那件棉袄是里外三新做成的，穿上后很长时间没顾拆洗。我早就劝他带回家请老伴儿互助互助，他光答应不动弹。这次走得匆忙，把棉袄忘在场里。

我抄起棉袄骑上车，忙去追赶老场长。一路不见人影，跟他前后脚进了家门，刚要迈上台阶，只听老场长跟老伴儿大声说话，老俩口说得挺热闹，我不由愣住了……

“哎呀，什么风把你刮回来了？也不事先带个话，看，我连顿象样的饭都没做！”

“不用做，我有事。”

“哟嘴，怀里干嘛揣个小猪崽儿……是给咱家抱的猪秧吧？”

“唔……可不是！”

“看它蔫头搭脑，半死不活的。你怎么不挑个强点儿的？”

“欢蹦乱跳的还不往家抱哪！”

“咳，这哪儿喂得活呀！”

“能喂活。”

“哼，你有辙，我没辙！”

“别着急，听我说，你买上几斤代乳粉，不稀不稠的每天喂几顿。”

“……嗯。”

“再买袋葡萄糖，匀开掺和着。”

“……”

“还得配个奶瓶子，不然吃不上口……”

“算啦，你把这个小神仙给我抱回去吧，值不当这么伺候它！”

“值当，值当。喂好了再抱回去吧，这是社里猪场的小病猪呀！”

哦，没想到！

老场长的故事一时说不完，你们找过年轻的饲养员吗？

三

我们这伙叽叽喳喳的青年，来猪场才一年多。那阵子，我多不懂事呵！

我是个初中生。老场长乍见到我，乐得合不上嘴。他说：“咱猪场就需要你们这样的，你管那排后备母猪吧。”

真倒霉，刚出校门的姑娘家让喂后备母猪，羞死了！咳，成天守在猪圈里，浑身沾的都是猪圈味儿。出个门，上趟街，人没到，味儿先到了，寒碜不？

我就怕遇见熟人。

越怕的事，越找到头上。那天，我刚挑起桶去喂猪，有人喊：“同学找你来啦！”这下子，看把我慌的，稀哩呼噜解下围裙，躲开猪圈远远的，装得跟没事人儿一样。刚跟同学拉起话，可巧老场长挑着扁担来了。

照我看，老场长最爱猪。平时喂猪耽误会儿，他比什么都难受。老场长看看猪圈，又看看我身上那件浅蓝白点的小花褂，看得我的心腾腾直跳。我低下头捻着衣角，真担心老场长当着同学的面喊一句：“还不快喂猪去！”

老场长并没这么说。

他把猪食挑进我管的那排猪圈，用铁勺“啪、啪”磕打桶帮，小猪呼呼地朝他跑去。有几头在外边遛弯的小猪真没眼力，象没头苍蝇似的撞到我的跟前，用小泥嘴拱我的裤腿，气得我直跺脚。亏得老场长又“罗罗”喊了两声，才替我解了围。这几头小傻青奔老场长去了，又是往身上扑，

又是啃脚后跟，小尾巴抡着圆圈儿，看它们欢的。老场长蹲下去挨个给它们挠痒痒，眼睛笑得眯成一道缝。

我的同学说：“这些小猪真好玩儿！”

老场长笑着说：“别瞅猪是哑叭牲口，心可灵呢。你跟它近乎，它就跟你近乎！”

这话是对同学说的，还是对我说的？……我脸上火辣辣的。

老场长冲我喊：“还不把同学带回去，好好招待招待！”我浑身一下松快了。

后晌我回到猪场，老场长亲切地问：“给同学做什么好吃的啦？”

“猪肉包饺子。”

“香吧！”

“香……”

“饲养员不闻猪圈的味儿，同学、同志，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怎么能尝到猪肉的香呢！”

说得对呀，可是我呢？

过不几天，我捅个大漏子。喂猪时不经心，一头母猪给撑死了，可把我急坏了。依老场长疼猪的那股劲儿，说不定多难受，还不气出病来……我怎么见他呢？

这天后半夜，赶上我要接生小猪。懵里懵懂地爬起来跑到猪圈，哎呀，老场长已经蹲在那里了……

当时不知怎么的，我的眼泪哗地流下来：“老场长，您狠狠批评我吧！”

灯光下，老场长眼里闪着血丝，他看也不看我，说：“怪我没照看好……”

听这话我心里更难受：“母猪是我撵死的，怎么怪您呀？”

老场长没顾回答，他正在接生小猪。一头仔猪生下来不带气儿，老场长含口温水嘴对嘴地喂它，小猪眨巴眼睛醒了。老场长松口气说：“一头仔猪拉扯大了不易，培养一个好的饲养员更不易。喂猪这活茬，眼高手低的人干不好。党把你们青年交给我，我的责任没尽到。快天亮了，回去歇会儿，早起咱俩一块学习学习……”

我听了心里热呼呼的。老场长呀，人都说你爱场、爱猪，你更爱的是场里的年轻人！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老高。同屋的人告诉我老场长来过一趟，瞅见我睡得挺香，又走了。刚才区里来电话，要他去开几天会……

老场长一走，我心里象没着落似的。这时，饲养组长招呼我们学习。他今年不到三十岁，听说进场十年了。平时干活那股劲头，很象老场长。他可爱学习了，念报挺利索，从来不打磕绊儿。

学习完，我问他：“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你怎么在猪场踏下心的？”

组长“噗”地笑了，说：“我是猪场大学毕业的。”

我给弄糊涂了。

他解释说：“我们老场长可重视学习了。他手把手地教